雲門杲頌對衆全提摩竭令豈是閑開兩片皮喝下瞎
驢成隊走夢中推倒五須弥
竹庵珪頌紫羅帳裏撒真珠禪客相承揔掠虛拍手呵
呵開口笑釋迦彌勒是佗奴
雲峰昌舉此話云興化老漢得伊麼富貴慈雲這裏元
字脚也無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可謂知音若信
不及更聽一頌紫羅帳裏撒珍珠今古人傳著有無爭
似慈雲無一物免將富貴惑禪徒佛子擊禪床
育王諶拈興化雖富要且富而不驕顯寧雖貧不可貪
而便陋不免東廊下也撒西廊下也撒佛殿前也撒僧
堂後也撒還有拾得底麼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

拈頌十九　三

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曰揔不
恁麼師拈棒賓擬議師便打復曰克賓維那法戰
不勝罰錢五貫充設堂飯（一本設饋飯一堂）至來日齋時
自白槌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抽單出
院
海印信頌二虎爭賤俱用勢力一陷穽中不能返擲若
返擲天下獵人無處覓
真淨文頌丈夫當斷不解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
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趂出院
東林揔頌克賓法戰挫英雄興化嚴行振祖風棒下直
明無生忍莫存知解入塵籠
雲門杲頌丹山生鸑鷟師子產狻猊棒下摩醯眼徒誇

第一機
竹庵珪頌法戰從來許克賓掣旗奪鼓兩分明直須盡
法方無媿老漢佗季要話行
心聞賁頌白談兩處都無理饋飯一堂空費錢千古不
平無好氣鏌鋣踍跳咬龍泉
妙智廓頌興化罰錢趂克賓乞兒打破舊燒缾誰知養
子不及父致使家門一世貧
介庵朋頌俊鶻高飛子要先毒蛇害母種堪憐瞎驢原
倒無繩墨變陣臨機恰似顛
無盡居士頌衆前　棒一條辰罰了堂餐擯出門似此
死屍如共住佗年辜負祖師恩
雪竇顯拈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置卻須索取

頌十九　四

這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得雪竇
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
散
雲居元上堂舉此話至便打師云打則不無且道克賓
過在什麼處拈起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
火裏看擊禪床　翠嵓悅舉此話至趂出院後未
出世卻法嗣興化師問僧汝作麼生會僧云不會師云
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黃龍南拈克賓維那失錢遭罪有理難伸興化以剛決
柔未足光也　香山良上堂舉此話云諸方異解不
可具言之也五峰若作興化則不然云克賓維那你不
久為唱道之師賓云我要入這保社云你會了入不會

了入賓云揔恁麽揔恁麽五峯云克賓維那法戰得勝
僧錢五貫文設供一堂食畢移上上版頭安排著參
靈源清上堂舉此話云古今盡謂興化正令當行全機
展布克賓亦乃機照寘符宗門作用兩有可嘉殊不知
平地生堆無風起浪大平今日與有清上座不動干戈
密興法戰且道什麽人得勝良久云饋飯飽餐資色力
蠟茶濃點爽精神　智海清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看
他古德一期方便後學頗作異端或謂正令本是克賓
當行不合道揔不恁麽所以不勝或謂興化權柄在
殺活自由所以便打有謂但是扶竪宗綱權智建立有
謂此乃師資唱和且要話行其中又有認色認聲弄光
弄影言口頭舉起便是不用思量拈轉棒處承當何須

拈頌十九　五　畫

擬議更有一般道此事如摩尼隨色本絕方隅若珠在
盤不撥自轉如斯錯解數似恒沙真可謂屈克賓於平
生謗興化於昔日非唯認牛作馬指鬼為驟亦是鈍鳥
捜蘆困魚止濼不謂自昧又乃暗他若是行脚高人須
要具擇法底眼既揔不然如今到這裏怎生得親見興
化去良久云人歸大國方成事水到滄溟始是波拍禪
床　竹庵珪請維那上堂云興化老子棒頭有眼只為
老婆心切克賓維那堪為唱道之師如何法戰不勝喫
棒出院邁古超今杲日當空盲人摸地要會古人喫棒
出院處麽磨牙猛虎靠山坐戴角蒼龍卧地行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連舉雲居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
色其奈興化令行大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揔

似而今迤迤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師云雲居伊麽
道未免拗曲作直徑山即不然要作林際烟赫兒孫直
須翻轉面皮始得
　興化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云打中間底
　僧禮拜師曰山僧昨日赴个村齋半路值卒風暴
　雨却向古廟裏歸得過
海印信頌擭浪拏雲勢莫猜漁翁掉倚傍嵓隈江邊依
舊空歸去帝里還同不到來
雲門杲頌古廟裏頭迴避得紙錢堆畔暗嗟吁閑神野
鬼皆驚怕只為渠濃識梵書
竹庵珪頌一陣狂風驟雨來却於古廟且閑隈雖然打
入鬼窟裏吞炭藏身又一回

拈頌十九　六　畫

悅齋居士頌自從識得主人公萬別千差盡會同直饒
三十三天去也有如繩一路通
黃龍心舉此話問僧爾還會麽僧云不會師曰我有一
頌一不是二不成落花芳草裏啼鶯閑庭雨歇夜初靜
片月還從海上生
佛陁遜上堂舉此話云興化雖然善能見機爭奈截頭
露影山僧即不然四方八面來時如何見恠不恠其恠
自壞更為念真言曰唵擭盆擭盆蘇魯娑婆訶
黃龍新拈一不成二不是興化老師最靈利四方八面
問將來要打中間還不是為什麽不是明明向道古廟
裏　竹庵珪拈興化猶在鬼窟裏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興化可謂

欲隱彌露山僧昨日亦曾赴个村齋雖撞著狂風猛雨
即不敢向古廟裏嚲避何故恐被寒灰煨殺所以今日
鳴鼓外座特與大衆相見還有四方八面來底麽良久
云山僧今日失利
興化因見同參來才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
喝僧復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云你看這瞎漢
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出法堂侍僧問適來僧
有何言句觸忤和尚師云是他適來也有權也有
實也有照也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劃一劃到這
裏用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
雲門杲頌鏌鎁在握天魔膽落明眼衲僧休更卜度
竹庵珪頌霹靂驚天地那容掩耳聽須知興化老一半

是人情
圓悟勤拈辯王庫刀振塗毒鼓掣電未足以擬其迅震
雷未足以方其威可謂善馳耕夫之牛能奪飢人之食
只如賓主互擬有照有用有權有實則且置甚處是興
化將手向伊面前劃兩遭處若這裏洞明可以荷負林
際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趂大隊
竹庵珪舉此話云奇怪若不具恁麽眼腦撞著同參如
何入作大衆老興化綿蕝不斷這僧棒打不迴誰知正
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却
又小參云豈不見林際大師道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
具三要有玄有要這个那裏是你識情邊事須是離心
意識參絕乞聖路學始得不見興化見同參來至更待

何時大衆林際正宗只貴眼正你若是个漢自然吒沙地
有什麽奈何處若不如此如何入作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興化一踏鴻門兩扇開這僧不
到烏江未肯休山僧今日不戰屈人兵汝等諸人還有
牽羊納璧底麽切忌停囚長智
興化上堂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
興化為你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衆禮拜起來便
喝師亦喝德又喝師又喝德禮拜歸衆師云適來
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
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海印信頌龍虎相交是底時未容擬議已參差分明一
喝不作用却使禪人特地疑

崇勝珙頌一喝不作一喝用因措之流鐘作甕不是旻
德出衆才爭教至今長稱誦
雲門杲頌暗中携手上高山及至天明各自行無限中
途未歸客明明開眼隨深坑
竹庵珪頌單刀直入便休論擬議之間賓主分不是放
他旻德過須知興化棒頭明
首山念上堂舉此話云看他興化恁麽作用為什麽放
得伊過諸上座且道什麽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是前
一喝是後一喝那箇是賓那个是主雖然如此也須子
細始得良久云二俱有過二俱無過珎重
瑯琊覺拈且道那一喝不作一喝用興化若無後語疑
殺天下人雖然如是曉者還稀　蔣山勤拈作家相見

須是恁麼機如掣電眼似流星原始要終扶頭接尾所
謂羽毛相似言氣相合只如兩家互換相唱且作麼生
辨得一喝不作一喝用要承當臨濟正法眼藏須明取
二老宿意且道意作麼生百尺竿頭須進步紫羅帳裏
撒真珠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焦塼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見火
柴頭是則是兩皆作家難分勝負爭奈乞兒見小利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興化勾賊破家旻德把鬚投衙更
道佗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不知婆蔑我臨濟宗風不見
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
興化因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云一人傳虛
萬人傳實

拈頌十九　九

投子青頌於道無所證方通萬法路或明或暗行不慎
亦不護月來松色寒雲去青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
得度
又拈然雖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佛既如是道亦如
然是以從上諸聖密證此地所以然燈不付正覺自成
法既無傳至今續談法既無得更復何談冈測偏揚虛
談互說然到此地者何必塔前相見對衆拈花截臂傳
衣方為道矣既不如是因什麼大庾嶺頭提不起
鄂州灌溪志閑禪師參臨濟濟下禪牀扭住云道
道師云領領濟托開云且放你一頓棒師住院後
云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飢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爐韛之所鈍鐵猶多雖然如是不

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灌溪因僧問久嚮灌溪到來秪見个漚麻池師云
汝只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僧云如何是灌溪師
云劈箭急
蔣山泉頌入陣身先似見機臨鋒不免竪唯旗灌溪雖
解看波浪濕卻袈裟總不知
玄沙拈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雲門偃拈何不與第一
機祇對
灌溪垂語云我在臨濟處得一杓我在末山處得
一杓又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露躶躶赤洒
洒沒可把
天童覺拈灌溪恁麼說話且道是臨濟處得底末山處

拈頌十九　十

得底雖然一箭雙鵰奈有時走殺有時坐殺且作麼生
得恰好去捏聚放開都在我拈來拋去更由誰
定州善崔禪師因州將王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
法師陞座拈起拄杖云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時
譚空和尚出曰崔禪咏師擲下拄杖云久立大尉
珍重便下座一本云出來打出來打
大覺璉頌當堂本要撾塗毒擊動方知藥未靈猶賴兩
搥收拾早門前已見草青青
保寧勇頌鏌鋣橫按寶光寒俠客嘍囉敢正看飛過青
霄聲震吼乾坤直得黑漫漫
空叟和尚頌十三慣繡羅衣裳自憐紅袖聞馨香人言
此是嫁時服含羞刺出雙鴛鴦

歸宗一拈作麼生道得一語救得崔禪　五祖戒別云
便推倒禪床　法燈云和尚且自救好是肯佗不肯佗
瑯琊覺拈久經行陣者終不展旗鎗
什庵珪拈果然果然又云崔禪惡發作什麼
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濟下繩牀
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便托開師佇思傍僧云定
上座何不礼拜師方礼忽然大悟
雪竇顯頌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巨靈擡
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天童覺頌不臨前後獨超今古喚迴千歲夢飛出九皐
禽無棲泊勿猜斟只箇虛空等樣心直下一槌光迸散
斬新彈子出爐金

拈頌十九　十一

佛鑑勤頌掣電之機過趙州為人須到結交頭掌中托
出香山子直上高高十二樓
法真一拈且道定上座悟得个什麼若道得許你與佗
同參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黃蘗傳來林際用底定上座觸
著開挨廓然一念忘緣泊尔十方無寄現前不用安排
直下何勞擬議不風流處有意氣時添意氣
雪溪益拈桑樹喫刀楮樹汁出直饒肯去也是因邪打
正可惜放過傍僧當時但打一齊趕出也未到子孫斷
絕
白雲昺拈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手血若無般丟靈根到
此如何打發且道定上座得林際力得傍僧力

定上座在鎮州齋迴到橋上見三人座主一人問
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
人座主相救云休休這新戒觸忤上座且望放卻
師云不是二人相勸從他窮到底
大覺璉頌倚天長劍淬剛頭再犯翻成遠指柔深羨高
皇能御楚不將天下裂鴻溝
長靈卓頌辨金要識鍮覓髓須打骨平地激風波禪河
沒窠窟黨理亦黨親成家又成國均均墝墝突突兀兀
無限傍人眼睛凸出
崇勝珙頌橋下奔流深淮濟擬拋獃漢教窮底不是同
行為告留至今抱柱猶澡洗
襄州歷村和尚一日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拈頌十九　十二

來意師舉起茶匙子僧云莫這箇便當否師擲向
火中
投子青頌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茶匙呈似佗當初若
遇收燕手性命難存爭奈何
幽州譚空禪師因有尼要開堂師云你有五障不
用開堂尼云龍女成佛也有五障師云龍女現十
八變你試變看尼云不是野狐精變箇什麼師便
打
翠巖芝拈且道尼具眼麼只擔得箇斷貫索且作麼生
會　鎮州牧主後聞云和尚拄杖折那將此見解擬欲
為人
雲山和尚因見僧來便起身僧便出去師云闍梨

得恁麼靈利僧喝云作者个眼目承蹋朴隆也大
屈哉師云且望闍梨善傳僧回頭師喝云作者个
眼目錯判諸方名言便打
法眞一頌撩虎從來須好手莫教虵尾失龍頭機鋒誰
似雲山老縱奪臨時得自由
崇勝珙頌起身不是大靴遮出去依俙似作家靈利却
怜善傳事回頭依舊隔流沙
虎溪庵主問僧什麼處來僧便喝主云作家僧良
久主云死却者漢也僧出去主云由動在
崇勝珙頌賓儀一喝實堪誇主令何妨个作家誰信爍
迦雙戰將翻成頭尾兩龍虵
虎溪庵主因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主云只見

拈頌十九　十三　五

冬凋夏長年代捴不記得僧云大好不記得主云
你道我在這裏多少年僧云冬凋夏長咏主云鬧
市裏虎
瑯琊覺頌鬧市中心虎能歌不解舞命值木星君不遇
羅睺土
桐峯庵主因僧問庵主在這裏忽遇大蟲來又作
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師乃大笑僧云這
賊師云爭奈我何
雪竇顯頌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好个斑斑爪牙未備君
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見也
無收虎尾芳捋虎鬚
又拈是即是兩个惡賊只解掩耳偷鈴

桐峯庵主問山翁住在什麼處翁不語師云善能
對機善能對機翁於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
翁禮拜師歸庵內翁云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崇勝珙頌山翁特地禮桐峯賓主依俙似合同何事不
能把虎尾致令天地無全功
瑯琊覺拈不見道當斷不斷返遭其乱
覆盆庵主一日在庵前立有僧上來便作舞而去
師拈棒便趂捉其僧作亞槍勢師亦作亞槍立僧
便歸本位師擲下棒云賺殺人便歸庵內
大鹽璉頌惡來相訪惡相看亞却鋒鋩爍眼寒唱起楚
歌休陣了覆盆歸去黑漫漫
覆盆庵主因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庵門僧於門

拈頌十九　十四　四

上畫一圓月相了只於門外立師從庵後出却於
山下哭上僧便喝云猶作這个去就在師便搥胷
云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云苦苦師云庵主今日
被人謾也
牧庵忠拈機輪互換電激雷奔賓主交馳雲施雨會然
雖如是且道畢竟庵主被瞞這僧被瞞若人辨得許汝
具擇法眼
嶽上座參德山山才見便作抽坐具勢師云這个
且置忽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他說个甚麼即得
不被諸方檢責山云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个主
人翁來師便喝山不語師云塞却者老漢咽喉有
僧舉似爲山山云嶽公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

崇勝珙頌德山親見巖相看坐具先抽辨眼端心境一
如晴裏電主人別作飽中飡唱聲有用有不用不語無
難無非難掩耳偷鈴如未會霸陵橋客更顢頇
法真一拈大小巖公不識德山殊不知他有陷虎之機
將謂是得便宜直至如今陷却更出不得
巖上座到百丈丈云闍梨有事相借問得麼師云
幸自非言何須諾謹丈云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
擘開胷云與麼不與麼丈云要且難搆要且難搆
師云知即得知即得
仰山寂拈若有人知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并不得
大似日中迷路
福州雪峯山義存禪師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

拈頌十九　十五　畜

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什麼師不會至明
日請益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因此
有省後有僧問師和尚見德山得个什麼便休去
師云我空手去空手歸
保寧勇頌此疾懷來沒量時尋醫求卜過多師濃煎一
服通身散血汗霶流徹四肢頌從上宗乘下至此有省
心聞貴頌見了分明事事無此無且不是空虛迴頭踏
斷無無路方許歸來到半途頌空手去空手歸
嵓頭聞雪峯問德山云因此有省師云堂頭老人一條
脊梁骨硬似鐵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尋後保福拈問
招慶秖如嵓頭平生有什麼言教過於德山便與麼道
慶云汝不見嵓頭道如人學射久久中的福便問中後

如何慶云展闍梨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
話慶云闍梨是什麼心行後明招聞舉云大小招慶錯
下名言
丹霞淳舉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云德
山恁麼說話可謂只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
觀來只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
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
白雲演上堂舉此話云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兩
个人從東京來問伊什麼處來他却道蘇州來便問伊
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
故只為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
雪峯與嵓頭同至澧州鼇山鎮阻雪頭每日只是

拈頌十九　十六　畜

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云師兄師兄且起來頭
云作麼生師云今生不着便共文邃个漢行脚到
處被他帶累今日與師兄到此又只管打睡頭喝
云瞳眼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
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胷云某甲這裏未
穩在不敢自謾頭云我將謂你他後向孤峯頂上
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个語話師云某甲實
未穩在頭云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
處我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云某甲初到
鹽官見鹽官上堂舉色空義得个入處頭云此去
三十年切忌舉着又因洞山偈云切忌從他覓迢
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不是我

我今正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頭云若恁
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云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
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捶云道什麼我當
時豁然如桶底脫相似頭唱云你不聞道從門入
者不是家珍師云他後如何即是頭云解問解問
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
與我盖天盖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
云今日始是鼇山成道也
智海清頌晴天降雹還存老陸地行舟見豁公塵世謾
言蓬海隔不消仙客半帆風
佛眼遠頌鼇山成道足人傳莫是從前話不圓賴有玄
沙知始末徧身紅爛在漁船

心聞賁頌白頭貪漢不著襪黑鼻波斯懶繫腰却笑風
流年少子買花爭上洛陽橋
靈源清小參舉此話云苦瓠連根苦甜苽徹蒂甜雪峯
聞說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言下大悟便向鼇山成道
且拈放一邊只如已前三處見解是從自己胷襟流出
不從自己胷襟流出若從自己胷襟流出因何却未穩
在若不從自己胷襟流出別從甚處流出到這裏進則
觸刃喪身退則墮坑失命不進不退死在中途畢竟如
何即是還有人剖斷得出麼若剖斷得出非唯當時雪
峯一人大悟今日普天匝地情與無情俱登正覺若剖
斷不出說什麼鼇山成道直饒小室傳心也是草裏漢
且道利害在什麼處良久云噫洎合錯下注脚珎重

雪峯示衆云盡十方世界是解脫門把手拽伊不
肯入時一僧出云和尚恠某甲不得一僧云用入
作什麼師便打
雪竇顯拈三箇中有一人受救在忽若揔不辨明平地
上有甚數
雲居元上堂舉此話云大小雪峯知而故犯有人檢點
得出救取兩僧免見飯籮裏飽死
海印信拈貪他一斗米損却半年粮
天寧照上堂舉此話云這老漢費許多氣力作什麼崇
寧則不然森森聳翠庭前栢時見斷雲飛去來
雪溪益上堂舉此話云諸仁者這僧不入即且置你道
雪峯是門外語門內語具遍參眼底試定當看若定當

得許你向烏石嶺相見苟或未明且向三千里外望鄉
開　承天懷上堂云如今莫要直下會麼須是迴光認
取自家本分事莫受人瞞若也認得十二時中種種施
為無不解脫若也認未得不免頭頭繫絆處處染著被
物所轉不能轉物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莫要轉物麼但
放一切處無心是為解脫記得雪峯道至不肯入敢問
諸人且道雪峯當時在乾坤內拽伊在乾坤外拽伊若
在乾坤外拽伊也不妨費力若在內拽伊只是泥裏洗
土塊且道利害在甚麼處無事看取上來道箇消息
育王諶拈雪峯用麤氣力拽得百千萬个有什麼益何
故及到堪憂處何如未濟時廬山向你道盡大地是个
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出且道與雪峯相去多少

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師便拋下僧方擬取師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者僧快生云和尚替者僧入僧堂始得師便休去

雪竇益頌暗拋香餌在江湄果是金鱗釣得歸不是絲綸收得疾幾乎輸却翳鷺見知非子頌拋下一束藤僧欲近前取雪峯釣鱉魚釣得个水母

雪竇顯拈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

海會端云雪峯外面看脫得五百家中失却一貫

黃龍新上堂舉此話云相罵饒你接脊相唾饒你發水長生道看者僧入僧堂也好與一踏

雪峯入州迴示衆云望州亭與諸人相見了也烏石嶺與諸人相見了也即今僧堂前亦與諸人相見了也後保福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則且置作麼生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

汾陽昭頌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知幾萬千唯有鵝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

海印信頌望州亭上常相見何故禪人却背違保福鵝湖雖得意埋兵曾未展鏘旗

法真一頌望州烏石與堂前處處相逢靡間然保福鵝湖相偕問何須特地隔西天

淨嚴遜頌登山過水幾區區特地相逢問道途堪笑

華山僧處士長安路上倒騎驢

香山良頌保福與鵝湖相見心大麤僧堂與方丈各去有何謨大山高方幾萬丈大海深方浸彌盧焉得知百萬億蘇絡迦無處討藕絲孔裏踮跳笑殺林間碧眼胡可可咄

佛眼遠頌密密堂堂早二三本來無物更何堪疑人見了生歡喜作者相逢滿面慙

圜悟勤頌藕絲引鯨鐵針鋒輥芥投望州烏石嶺未曾已先酬大唐擊鼓新羅舞覿面相呈不相覩

雲門杲頌望州烏石與僧堂業識茫茫不可當提起衲僧柱杖子五湖四海佛如塲

竹庵珪頌盡道親曾相見來依前還是狗來腮好將大

棒驀頭搦貴得盲人便眼開

悅齋居士頌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

又頌鵝湖入方丈保福歸僧堂大衆急救取猛火燒十方

雪竇顯拈二老宿是則是只知雪峯放行不見雪峯把定忽有个衲僧出問未審雪竇作麼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嶺相見底衲僧麼良久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　海印信拈古人恁麼只有順水之波且無逆天之浪

蔣山元上堂舉此話云且道雪峯情亡親踈愛無偏黨然也未免干戈相待而今諸禪德什麼處與天峯相見

良久云大家方丈內喫茶去
天童覺小參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秪如覺上座適
來與長蘆和尚三門前問訊方丈頭人重合掌起居曲
躬叉手諸人怎麼相見也只是放行且道把定處作麼
生相見還委悉麼鶴驚並頭踏雪瞻月明驚起兩邊疑
天寧琦到鵝湖請陞座乃舉此話云諸仁者要會二老
親切處麼羅山不免為蚰蚓足鵝湖坐斷天下人舌頭
塞斷人咽喉保福大似掩耳偷鈴傍若無人古人事拈
放一邊且道山僧即今與鵝湖相見作麼生良久云一
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石門雅上堂舉此話師云雪峯和尚道行孤標玄機特
異雖則推為叢林擢幹祖室橫梁要且只解瞻前不能

拈頌十九　二十一　齊

顧後何也且如與諸人相見見箇什麼為復面貌何如
長短奚似若是石門數日入縣即不然江山市裏不曾
與諸人相見長臺鎮安也不曾與諸人相見僧堂前亦
不與諸人相見何謂也蓋為石門瞎來久矣忽然有人
問汝諸人石門既瞎如何登涉溪山得無顛墜但向伊
道自有看路人在後來保福和尚問鵝湖云僧堂前即
且置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
福便入僧堂師云古人伊麼大殺着忙若是石門亦則
不然且道石門作麼生良久云下座普請大衆就西堂
喫垸麁茶　慈受小參舉此話云好諸仁者只如二尊宿
還契得雪峯意也未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會得會不
得瞥爾便過且如山僧今早入院在三門前與諸人相

見法堂上與諸人相見即今與諸人相見相見則相見還
會得也未若也會得正當相見時不必開兩片皮三寸舌
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已相見了也此是
諸人自受用法門良由拋擲日久汨沒時長問著不知
當面蹉過
佛眼遠到東山省覲衆請小參師云暫下蓮峯輕屈指
光陰倏尔又三年雖然不隔絲毫許爭似躬親到座前
某伏自數日前陪從大平禪師象馭再登蓮嶠歸侍老
師大和尚瞻禮慈容之間須知有相見底事敢問大衆
作麼生是相見底事不可是你見我我見你是相見若
恁麼全無佛法得力處何故世間諸趣彼此見存常在
生死之中未有脫離之地所以雪峯和尚向人道望州

拈頌十九　二十二

亭與諸人相見至僧堂前相見了也若據如斯指示豈
待音容相接言氣相交始為相見諸高德夫為參學之
士須實有去處始得還知麼如今敢道千里同風相見
却易會對面相見却難知何故難知夾山老子道目前
無闍梨座上無老僧諸來大衆盡在于此如何見得目
前無闍梨堂上老師大和尚在座與諸大衆證明作麼
生見座上無老僧不可等閑過却將為閑事晝夜被見
聞風所飄鼓根塵陰界諸入纏縛不得自由生死事大
須得个悟由入頭處始得雖然如是格外道人實遭恠
笑何故須知有向上一著且待別時分付
雲門杲示衆云針鋒頭上透天關著意忘懷兩不堪直
下早踰千萬劫即今成佛未同參所以雪峯道望州亭

與汝相見了也至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若是靈利漢
聊聞舉着剔起便行更不周由者也還委悉麼出頭天
外看誰是我般人
又普說舉此話云如今諸方商量道作麼生是望州亭
相見處便道南頭買賤北頭賣貴烏石嶺相見意如何
便道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僧堂前相見又作麼生便道
歸堂喫茶去且喜沒交涉自餘邪解不可勝數山僧尋
常亦問學者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
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者个便是金剛圈
栗棘蓬你如何吞如何透你要識能吞能透者麼豈不
見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
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汾陽頌云此頌

拈頌十九　二十三

分明為你說了也
竹庵珪舉此話至相見了也師云一回見面一回嘆復
舉保福問鵝湖至歸僧堂師云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
如今沒消息
寒嵓外拈誰知張顛善草書因見公孫大娘舞劍
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云瞪目不見底
僧云飲者如何師云不從口入後有僧舉似趙州
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去也僧却問古澗寒泉時
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師聞之乃云
趙州古佛遂遥作禮云從此不荅話
大覺璉頌一甘一苦或飲或吐飲者只沾唇吐底直穿
肚肚穿兮下到金剛唇沾兮却生水蟲衲子高軒眉兮

冷暖甘辛俱宜瀉補
圜悟勤頌趙州象骨嵓舉世無倫擬共撫沒絃琴千載
清人耳古澗寒泉瞪目疑然不從口入飲者忘筌重出
語苦又死不荅話同彼此相逢兩會家打鼓弄琵琶个
中誰是的白馬入蘆花
知非子頌真際別寒泉雪峯聞得舉從茲不荅話一句
合頭語
雪竇顯拈衆中惣道雪峯不出者僧問頭所以趙州不
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
師就下平高難為作者　天衣懷拈諸仁者作麼生會
不荅話底道理讚嘆趙州即不無還知趙州一片玉瑕
生不若人點檢得出相如不誑於秦主

拈頌十九　二十四　青刀

薦福逸上堂舉此話云衆中商搉者甚多釋疑者至少
殊不知雪峯和尚雪上加霜趙州老人泥裏洗土到頭
只在惡水坑裏頭出頭沒僧便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
云朝浮雲片白夜浸月華明僧云飲者如何師云適口
充腸冷神清肌骨涼　海印信上堂舉此話至州云死
師云山僧即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波斯鼻孔飲者如
何衲僧草鞋
天童覺拈扶竪宗乘須還大匠雪峯辦一千五百人善
知識身心趙州用一百二十歲老作家手段不妨奇恠
如今衆中隨言定旨乱作貶剥深屈古人然則相席打
令似有知音鏤骨銘心窄逢明鑑
長蘆頤拈諸人要識雪峯麼從北來者與你裝載要識

趙州麼從南來者與你下載
黃龍新上堂舉此話至卅云死師云雪峰趙州只有箇
人刀旦無活人劒忽有人問雲嵓古澗寒泉時如何
過歸海飲者如何絕飢渴
五祖演上堂舉此話云若有人問五祖古澗寒泉時如
何即向伊道水飲者如何但云當下止渴或有个人出
來問道與曹溪水是一是二我即向伊道分枝列派縱
橫自在但處處田高處發菜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雪峰不答話疑殺多少人趙州
道苦面未不如話頁若是妙喜即不然古澗寒泉時如
何到江扶膽掉出岳濟民田飲者如何清涼肺腑此語
有兩負門若人辨得許你具參學眼

拈頌十九　二十五

雪峰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
鏡闊一丈玄沙指火爐曰闊多少師曰如古鏡闊
沙曰去和尚腳跟未點地
悅齋居士頌古鏡火爐闊如許咄哉老漢我知彼嘗記
相逢二月時桃花亂落如紅雨
雲門偃舉此話連舉東寺問僧為復古鏡致火爐抑麼
大火爐致古鏡與麼大西院云與麼問人也未可在師
云饅飯淀柔爐　隱靜德拈一尺世界一丈古鏡似箭
不有如水中影　圓悟勤拈見成公案古鏡本非火爐
打破籠羅火爐即是古鏡若非父子投機爭見赤心片
片諸人作麼生會作道這老漢腳跟未點地在如來寶
杖親蹤迹

雪菜云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仟衆人耕種無
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云且作麼生是一片田地
師云看沙云是即是某甲不恁麼師云你作麼什
沙云只是人人底
開先暹上堂舉此話云雪峰為什麼道看為復教諸人
看為復看雪峰且作麼生遂拈起拄杖云者箇拄杖子
是開先田地你諸人作麼生見良久云眼裏不可著沙
擊繩牀一下
牧庵忠拈二老宿持論這一片田地不妨端的要且未
曾指出四至界畔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四至界畔若向
這裏道得不妨腳踏實地其或未然則雖在家鄉不識
家

拈頌二十　二十六

雪峰示衆云盛大地撮來如栗米粒大拋向面前
如桶不會打設普請看
雪竇顯頌牛頭沒馬頭迴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來
君不見百花春至為誰開
圓悟勤頌疾焰過鋒芒活底唱拍相隨拳踢相應驀
然驚起搖天雷百草頭頭春色迴
西院祿問雲門云雪峰恁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
云有云作麼生是出頭不得處門云不可拗作野狐精
見解也又云很猜不小又云七耀羅天又云南閻浮提
北鬱單越
上方岳上堂舉此話連舉長慶問雲門至野狐見解師
云長慶和尚只解偷寒不解送暖雲門老人坐觀日月

雪峰養鼠得囊報

雲峰悅拈雖然疋上不足我更與你葛藤驀拈拄杖云還見雪峰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薦福逸上堂舉此話云慙愧雪峰老一等弄精魂就中弄得好然雖如是好事不如無薦福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盡十方世界東西南北上下四維此去西天十萬八千　石門易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既不會打鼓普請看者是誰若也會得不用周遮其或未然聽取一頌乾坤擊動鼓聲微音韻才聞轉大機金烏暮向西山急曉逐扶桑半夜飛

大溈喆拈我更為諸人土上加泥乃舉拄杖云看看雪峯老人向你諸人面前放屙咄為什麼屎臭氣也不知

拈頌十九　二十七

天童覺小參舉此話云若見得透破一微塵出大經卷但心地下不著一字腳自然一切處通達且道正恁麼時如何山河不隔越處處是光明

五祖演上堂舉古人道無邊剎境自佗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師云是即是秖是大舊又舉此話云大衆雪峰對面熱瞞諸人不少也然雖如是還有與雪峰同步底麼試出來與五祖相見有麼若無遂拈拄杖卓一下舉起云五祖今日與雪峰同乘槎泛四大海穿八大龍王髑髏經過百千个須彌山卻迴來法座上坐又送雪峰歸雪峰山口是不曾動著一步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遂舉拄杖云豈不見先師翁道放在臥床頭急要打老鼠

圜悟勤拈絕天維立地紀未足稱奇擘大華逗河源亦非敏手若向箇裏覷得透便可以撒驪龍窟明珠噴稱檀林香氣豈不快哉山僧今日不避泥水放一線道乃拈拄杖云還見雪峰麼遂卓拄杖云劄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陝府鐵牛不覺瞻顫嘉州大像通身汗流且道象骨老人面皮厚多少

密庵傑舉此話云這老子三登投子九到洞山做盡計較末後卻向鼇山店裏打箇沒折合放聲道今日始是鼇山成道今日始是鼇山成道便將大地人物作自己受用致令千載之下凌辱宗風烏巨與麼告報不是抑佗雪峰且要天下衲僧句後各各自有生涯莫捴作這野狐精見解喝一喝

拈頌十九　二十八

雪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面前作怕勢後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則不恁麼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

智門祚頌鼈鼻事難提當陽薦者迷舉頭錯入草嶺上鷓鴣啼

雪竇顯頌象骨嵒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師備師不奈何喪身失命有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峰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峰前來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喝云看腳下

大覺璉頌不盤山上不居堂拄杖攛來衆各壯膽利把頭方解禁尾速拈起盡遭傷

鵝福逸頌臨際智方德山棒子湖狗子誰敢向未若南山鼈鼻蛇一千五百箇僧喪韶陽本色衲子自古及今曾未有忽然放出若星流衆智禪翁遭一口

天童覺頌玄沙大剛長慶小勇南山鼈鼻蛇無用風雲際會頭角生果見韶陽下手弄下手弄燄電光中看變動在我也能還能呼茨彼也有喻有縱底事如今什與誰冷口傷人不知痛

真淨文頌打破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實門能合調長慶解隨邪古曲非音徹南山鼈鼻蛇何人知妙訣的子是玄沙

承天懷頌南山鼈鼻播諸方大小稜兄已被傷獨有韶陽善擒縱手中攛出若龍驤

暉和尚頌雪峯養得一條蛇寄着南山意若何不是尋常毒惡物參玄須得會仙陀

育王諶頌出草復藏頭入草還露是人人遭一口誰是交殺底佔鼈幾阿剌剌善自知機快拈掇從來打草要驚蛇大底花須連夜發

悅齋居士頌鼈鼻蛇兒擾道德前句後悲傷身無端指个南山去多少陰陵失路人

元豐蒲舉此話乃橫拖拄杖云更看山僧為他畫足

真淨文上堂舉雪峯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出入好看師云雪峯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恰如个新婦兒怕阿家相似便道堂中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拽拄杖攛向雪峯面前作怕勢師云為他盡足玄沙云用南山作甚麽師云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只在窠窟裏更無一人有些子天然氣槩保寧門下莫有天然氣槩底麽不敢望你別縣慧日獨振玄風且向古人鼾臭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也難得

又上堂舉此話云奇哉善知出處非文不生其子驀拈拄杖召大衆云南山鼈鼻蛇却存者裏便擲下云擬即喪身失命　保寧勇上堂舉此話師拈起拄杖召云大家喪身失命了也

雪峯因三聖問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師云待没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

頭也不識師云老僧住持事煩

雪竇顯頌透網金鱗休云滯水搖鬐蕩坤振鬣攙扈千尺蘇聲供浪飛一聲雷振靖歷起靖歷起天上人間知幾幾

海印信頌張三喪物高攐價李四還依市價酬交易不成猶作鬧李翁店鋪一時收

天童覺頌浪級初升雲雷相送騰躍後看大用燒尾分明度禹門華鱗未肯飡餧兒老成人不驚衆慣瞰大鱖初無恐迹迹端如五兩輕堆堆何啻千鈞重高名四海復誰同介立八風吹不動

真淨文頌撩到漁翁坐釣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空闊才施網徧歷一直轉天地開此頌話頭也不離已也

又須放去收來得自由不堪優處亦堪憂可憐端句承
言者爭是爭非空白頭此兩住持事煩
雪竇益須藍霧擎雪勢可憐平空聚雨似盆傾不因放
却誰向鬧九曲潮頭卒未平
開悟勤須百草頭出沒三界外遨遊徒布漫天網屈下
鉤鑱鉤搖鱗擺鬣撼乾坤元日昂頭供浪噴捧雨點喝
雷奔肯將勇戰定功勳
雲門杲頌全死中全活全活中全死一个話那當一个
福建子
竹庵珪頌錦鱗透網欲吞舟一向衝波逆水流却被漁
翁開引鈎隨波逐浪共悠悠
保福展拈爭不足讓有餘　雪竇顯拈可惜放過好與

二十棒者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穿過作家
承天宗拈布縵天網須是雪峯探入虎穴還他三聖衆
中有殺活会開異道雪峯在網內三聖在網外苦哉苦哉
探盡古人若非此二頁作家不能橫行天下
法真一拈三聖可謂家富小兒嬌雪峯又嬌兒不管識
若點檢將來放過即不可
大為拈拈三聖可謂龍門滴柯慣曾作客雪峯大似孟
嘗門落豈堪高賓
真淨文上堂舉此話云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
鵪子真鑒看保寧即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為食特你出
得網來即向你道待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
不識但拽拄杖打出三門外復云也好快活恰似一隻

虎與動着諂禪德且道保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
快活底檢出來定當看良久喝一喝云把手拽不住
五祖演上堂舉此話云衆中或謂雪峯與三聖宗旨不
同故言不相契或謂三聖作家雪峯不能達其意如斯
話會有何交涉忽有人問五祖透網金鱗以何為食老
僧向伊道好个問頭復云大衆且道與雪峯是同是別
不能為你說得聽取一頌洞裏無雲別有天拽花似錦
柳如煙仙家不會論春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二尊宿一人麁似立山一人細
如米未審然麁細不同稱來輕重恰好徑山今日真實
告報汝等諸人切忌鑽龜打瓦
白雲昺拈雪峯撥轉天關三聖掀翻地軸若非久戰少

場爭解彎弓韜鏃豈不見道得人一半還人一馬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知微知章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雪峯以之若非三聖也難為入作肯至當時若見道透
網金鱗以何為食拈拂子便打何故賣金須遇買金人
拂子擊禪床　又上堂僧舉問玉泉和尚意旨如何
師云萬里一條鐵進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
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煩為復陋虎之機干戈相待師云
不在者兩頭進云畢竟落在什麼處師云鵪子過新羅
進云後來保福道爭之不足讓之有餘又作麼生師云
遲一刻進云雪峯可謂肯手抽金鱗翻身控角弓師云
好忌錯下名言
介庵朋上堂舉此話云雪峯有新蛟擒虎之機三聖具

停輪截水之用如駮並行更無先後然雖如是挨點將
来猶有一處諸訛只如雪峯道老僧住持事煩此意又
作麽生要知麽江上晚来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
雪峯因王大王問某甲擬盖一所佛殿去如何師
云何不盖取一所空王殿王云請師様子師展兩
手雲門云一舉四十九
承天宗頌空王殿大孤危無縫塔子未為奇玲瓏八面
照明月寬弓廓弓無人知無人知象骨拈來付與誰
黃龍新頌一舉四十九癡人外邊走要識空王殿不用
展兩手
法真一拈閩王雪峯兩个有頭無尾漢只如閩王云請
師様子峯展兩手畢竟閩王還會麽當時見雪峯展兩

拈頌十九　三十三　清

手處代閩王云今日小出大遇却代雪峯云喜大王不
志囑付若伊麽道得免被傍人點檢
慈受上堂舉此話云者个殿子久無人覷看直得梁柱
傾斜墻壁頹落不是雪峯重新建立多少人拄用功夫
貧道今日因行不妨掉臂為諸人撐拄一上會麽空王
殿子幾經秋日照風吹古路頭莫推今朝聊點破恐人
一向外邊修
雪峯問僧近離甚處云覆舩師云生死海未渡為
甚覆却舩其僧無語歸舉似覆舩舩云何不道渠
無生死僧再去進此語師云此不是汝語僧云是
覆舩恁麽道師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舩二十棒
老僧自契不干闍梨事

圜悟勤頌未渡生死海不應覆却舩渠本無生死超然
離二邊長如杲日麗中天舒光照到雪峯前
雪竇顯舉此話至為甚覆舩師代云久嚮雪峯待者老
漢擬議拂袖便行又舉至不干闍梨事師云能區能別
能殺能活若也辨得天下横行
圜悟勤舉雪峯問僧至雪竇代云久嚮雪峯師代云便
與掀倒禪床乃云雪峯有驗人句覆舩有透開眼雪竇
有陷虎之機且道崇寧成得个什麽邊事
雲門杲秉拂舉此話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雖然如是
也是作賊人心虛是則不干闍梨事二十棒何須自喫
但更添二十棒只打覆舩便了且道渠過在什麽處老
老大大不合與人代語

拈頌十九　三十四

雪峯踏三箇木毬有時見僧来趯出一箇有時趯
出兩箇見玄沙來三箇一時趯出玄沙撒開兩手
作仰倒勢師曰汝在彼用一箇用三箇玄沙曰三
即一一即三師便休一本玄沙問雪峯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麽生峯遂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遂作斫牌勢峯云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云即是自家事
智門祚頌象骨輥毬孰辨機一千五百幾人知眼起眉
毛千萬里須是吾門師子兒
天章楚頌象骨山頭老作家一毬輥出定龍蛇近來衲
子眼皮重擬議迢迢十萬賒
天衣懷頌天方寬地方闊雪峯輥毬幾切怛一輥直上
須彌山無量人天眼開豁眼開豁脫却多年臭皮襪步
行走馬到新羅報道花須連夜發

崑山元頌雪嶺巍巍世莫傳木毬輥起示禪流誰為出
窟具師子既弄咆哮興未休
法真一頌象骨峯高到者難木毬輥處急須看輥來直
上須彌頂無限人天礙額觀
崇勝珙頌回行掉臂幾人通展事還應趣不同鷲有九
皐難著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育王諶頌雪峯曾輥毬萬古唯一隻踢上非非想落愛
無人識識不識茫茫天地生荊棘
鷹福古拈此是雪峯和尚不立名題顯體受用
海會端拈此个時節衆中皆言父子共作一大事如此
見解還夢見也未海會今日布施諸人乃云濃研香翰
墨蘸紫毫此錄雪峯陸座去提來如是乃輥出
去者

雲門杲拈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九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十

達磨第十一世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嗣法
福州雪峯山義存禪師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
襄州高亭簡禪師
達磨第十一世睦州龍興寺陳尊宿嗣法
睦州刺史陳操
達磨第十一世福州西禪安和尚嗣法時謂懶安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雪峰因王大王送銀交牀興師僧問和尚受大王
如是供養不審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云小打我
小打我
鷹福逸頌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投之報之風流儒雅如

今大有受恩人不知誰是報恩者
保寧勇頌不知將甚報君恩風起江湖水波痕一片古
帆乘興去與誰相遇過天門
崇勝珙頌貢來交倚問何酬托地無過小打優罕遇作
家穿耳客相逢多是杜禪流
踈山因僧問雪峰道小打我意作麼生山云頭上插孤
顱垂尾脚跟齊
大寧琦上堂舉此話又舉僧問雲門和尚受施主如是
供養將何報答門道作驢作馬又僧問趙州和尚受施
王如是供養將何報答州云持經念佛師云此三尊宿
受施主供養盡有報答開元亦不以手托地亦不作驢
作馬亦不持經念佛且道將什麼報答乃云飯來與飯